

高尔基著

母親

沈从文译

第二部



這一天的殘餘，在回憶的複雜的雲霧和緊緊地抱住靈魂的沉重的疲勞裏面過去。在她眼前，變成灰色斑點的那個瘦小的士官，正在那兒跳動。黑暗的旋風裏面，伯惠爾的青銅色的顏面發出了光輝，恩特萊的眼睛帶着微笑。……

她在室內走來走去；坐在窗邊，望着街上。聳了一聳眉毛，打了一個寒噤，重新站起身來。好像茫然地在那裏尋找些什麼東西……喝了口水，但是不能止住她的口渴，也不能從她心裏洗滌了凌辱和悲傷

的燒灼般的創痕。這一日，完全切做兩部，——前半，很有意義，很有內容，可是現在呢，什麼都已沒有。在他面前，祇是展開了倦怠的空虛，搖晃着爲難的疑問。

——現在怎辦？

考爾斯諾華來了。她指手舞腳地叫喊，哭泣，一會子頓着腳對母親提議，對她約束，一會子又在恐嚇他人；可是，這些都不能打動母親的心靈。

——對啦，——她聽見了瑪里的喧噪的聲音，——總之，那樣地煽動了他們，所以大家都出來了，廠裏全體的人都……

——唔，唔——母親搖着頭，用低聲說。但是她的眼睛，却是不轉瞬地望着已經過去了的、和恩特萊，伯惠爾一起地和她分開了的事情。她，哭不出來，——心臟已經縮小，已經乾燥。嘴唇完全乾燥，嘴裏一點都沒有水分。手臂發抖，背上的皮膚，也是抖動起來。可是，在她心裏，還是不斷地燃燒着憎惡的火花，這種火花永不消失，不時的刺激着她的心胸。母親對於這種疼痛，給了一個冷淡的約束。

——等待着吧……

她很響地透了口氣，放下了眉毛。

傍晚，憲兵跑來，母親毫沒驚惶和害怕地迎接了他們。他們蜂擁地跑了進來，臉上似乎帶着滿足的愉快。黃臉的將校露出了牙齒說：

——怎樣？你在幹嗎？這不是第三次見面了嗎？

她祇是用她乾燥的舌頭默然的舐了一舐嘴唇。將校裝出訓戒一般的聲調，不斷地講着，母親覺得，他的那種說教，祇是爲着使他自己歡喜。他的言語，不會到達她的心靈，同時也就不會妨礙她的思想。

——老婆子！不會教訓你的孩子尊敬上帝和沙皇，這是你自己的不是……

當她聽到這一句的時候，她站在門口，頭也不回地用低聲說：

——可是，在我們看來，孩子們才是自己的裁判官呢。……使他們這樣，孩子們一定會用真理來裁判我們的！

——什麼？——士官喊了出來，——說響一點！

——我說孩子是我們的裁判官！——她嘆了口

氣，反覆着說。

將校生了氣，很快地不知說了些什麼。可是他的說話，祇在周圍畫了一個圈子，不曾接觸母親的耳朵。

瑪里·考爾斯諾華站在證人裏面。她立在母親旁邊，可是一眼都不敢偷看，每逢士官對她責問的時候，她總是很狠狠地，深深地行了個禮，然後一樣地回答。

——不知道，大人！我是一個沒教育的商人，愚蠢得很，什麼都不知道，……

——好，閉嘴！——士官聳了一聳鬚鬚，對她命令。於是她行了個禮，偷偷地裝了一個鬼臉，輕輕地對母親說：

——啐，該死的！

士官叫她檢查維拉索華的身體，於是她睜着眼睛，向士官看了一眼，吃驚一般地說：

——大人！我不會做這樣的事！

士官在地上頓了一腳，罵了出來，於是瑪里閉了眼睛，低聲地向母親說：

是第二次的汽笛聲

籍，一切都是分秒，解開鈕扣吧，伯拉蓋耶·尼洛娜泥灣。

加辰紅了臉，在母親上衣裏面撫摸了一遍，偷偷  
加辰：

——真是狗子一般的胚子！——噯？

——你說什麼？——士官對他望了一眼，凶狠地  
喊：

——大人！這是女人們講的話！——瑪里害怕地  
講。

當他命令母親在調查書上面簽名的時候，她拿了捏不慣的筆桿，在紙上寫了印刷體的粗大的字體：  
‘工人的寡婦，伯拉蓋耶·維拉索華。’

——你寫了些什麼？這是什麼原故？——士官很高興地喊着，過了一會，又是帶着苦笑地說：

——沒辦法的傢伙！……

他們走了之後，母親將手按在胸口，站在窗子前面。她聳着眉毛，長時間地，眼也不霎地望着自己前面。閉了嘴巴，好像感到齒痛一般的緊縮了自己的兩頰。洋燈的煤油就要點完，火光不住的躑跳，好像就

要消滅。母親吹滅了燈，站在黑暗  
充塞了她的胸口，使她呼吸感到困難。她  
——眼睛和腳，都覺得疲倦。在窗子下面，瑪里的帶了醉的聲音。

——伯拉蓋耶太太！睡了？真是可憐的人！……  
請安置吧！……誰都欺負你！……

母親和衣地睡在床上。好像跌入深淵一般的很快的陷進了苦悶的夢景。在她面前，展開了到城裏去的路上的，那個對着沼地的黃色的砂丘。伯惠爾站在採砂的斷崖上面，恩特萊唱出了響亮的歌聲。

——‘起來奮鬥！勞動大眾。……’

她沿着砂丘的橫路走着，用手遮在額上，望着他的兒子。在那藍色的天空前面，他的姿態表現得非常明白。她想要走近他的身邊，但是又像自己正在懷孕，所以有點躊躇。在她手裏，也像抱着一個嬰兒。野外，孩子們正在踢球，孩子們的人數很多，皮球帶着赤色。在她手裏的嬰兒，伸手向着那些孩子，突然的哭了出來。母親給他含了乳頭，從新回轉。可是，砂丘方面，兵士們已經向她排列了刺刀。她很快的跑向建

在草地中央的教會。這個教會好像建在雲霧裏面，顏色很白，屋頂非常的高。在那裏，好像有人正在埋葬，棺材很大，顏色很黑，上面蓋着一層東西。僧侶和倍祭者們穿着白色袈裟，在教會裏面走來走去。嘴裏念着：——‘基督從死復活了！’

倍祭的點了香，對她招呼，帶着微笑。他的頭髮很有光澤，帶着褐色，容貌好像薩莫依洛夫一樣的似乎非常愉快。上面，從圓圓的屋頂好像手巾一般的射下了很闊的光線，兩邊唱歌席的孩子們靜靜的唱了出來。

——‘基督從死復活了……’

——捉拿他們！——僧侶站在教堂中央，忽然的喊了出來。他的身上已經沒有袈裟，臉上，已經長了灰色的可怕的口鬚。大家跑了出來，倍祭的也是丟了香爐，和小俄羅斯人一般的抱頭奔走。母親手裏的孩子，落在人們的腳邊，他們祇是似乎害怕地望着這個裸體的孩子。避了開去，母親跪在地上，向他們喊：

——不要丟掉孩子！帶他去吧！……

——‘基督從死復活了!’——小俄羅斯人反背着手，帶笑地唱。

母親俯着身體，將孩子拾了起來，放在一架材木車的上面。尼古拉在車旁走着，帶笑地說：

——給了我很多的工作。……

路上很濕，人們都從窗口伸出頭來，或者吹嘯，或者罵人，或者手舞足蹈。天氣很好，太陽燦然地照着，一點陰影都沒有。

——唱吧！伯母！——小俄羅斯人說：——這就是生活！

他的歌聲，壓倒了其他的聲響。母親跟在他的後面。對他說：

——爲什麼那士官要嘲笑我呢？……

可是，不意的絆了一交，滾進了無底的深淵裏面，深淵發出可怕的喊聲，將她吸了進去。……

她嚇了一跳，睜開眼來。全身淌汗，自己聽見了心臟鼓動的聲音。——心裏，覺得空虛，好像有人用着粗暴的兩手，抓住她的胸口，而在惡意地將她壓榨。召集工人的汽笛，執拗地鳴響，她心裏知道，這

是第二次的汽笛聲音。房間裏面，胡亂地拋着許多書籍，一切都是分散，一切都已凌亂，地上，染了許多的泥濘。

她站起身來，面也不洗，禱告也不做地開始收拾她的房間。走到廚下，看見了捲着一條紅布的拐杖。她氣憤憤地拾了起來，想要將牠丟進暖爐，可是嘆了口氣，將那紅旗除了下來，將牠好好的摺好，藏在衣服袋裏，然後將那拐杖折斷，丟進暖爐裏面。用些冷水洗了窗戶，揩了地板，生了茶爐，然後換了衣服。當牠坐在靠近廚房的窗口的時候，心裏從新發生了和前一樣的問題。

——現在怎麼辦？

她想起了今天不曾做過禱告，於是站起來走到聖像前面。立了幾秒鐘，重新坐下，——心裏祇是覺得虛空。一切都是變成非常的沉靜，——連那相信着不久就要到來的衝突，不論什麼時候都是勇敢地報告着時刻的時鐘振子，今天也是放低了他的聲音。蒼蠅的翼翅，也像沒有氣力……村裏變成可笑一般的寂寞，——昨天那樣的喧噪的人們，今天也好像都是

躲在家裏，正在思量那個異常的日子。

忽然，她想起了年輕時候曾經看見過的一件事情。在查維莎洛夫家裏的花園，有個盛開着睡蓮的池子。在一日灰色的秋天，當她走過池邊的時候，她看見了池中的一只小舟。池子很暗，也是非常平靜。那只小船好像一片黃葉，平伏地貼在黑色的水上。從那孤獨地浮在鈍寂的水上，被那些落葉包圍着的無人的小船，吹來了深切的悲哀，和難堪的歎息。她，暫時在池邊站了一下，心裏想着，誰將這只小船放在池中，這又爲着什麼原故？那時候，她想起了正在等待死人的棺木，好像，他自己和那小船有些相像。那天晚上，知道了查維莎洛夫家的執事的女人，跳在裏自殺，——她，是一個老是蓬鬆着頭髮的，走路很快的女人。

母親好像要想揩掉那種回想一般用手擦了一擦眼睛。她的思慮，不自覺地回復到昨天的印象；她被這種印象抓住，望着冷清清的茶碗，獨自的坐了許久。她的心裏，燃燒起一種希望，想要遇見一個聰明而純樸的人物，對於各樣事情仔細地問個清爽。

於是，正像適應她的希望一樣，午飯之後，尼古拉·依凡諾維支跑來。可是，母親看見了他，突然地覺得不安起來。她對他的招呼也不回答地低聲地說：

——啊，你最好不要到這兒來呢，不是很危險嗎？被人看見了會被帶去的！……

他和母親用力地握了手，整了一整眼鏡，將嘴巴擺近母親的耳朵，很快地講：

——你或許已經知道，事先我和伯惠爾及恩特萊已經有了接洽。假使他們拿去了，——那麼第二天我就將你接到城裏去住。——他殷勤地，似乎很擔憂地說。——到家裏來搜過了？

——來過了。來搜查和翻弄了一下。那些人們是什麼良心和廉恥都沒有的！——她說。

——他們那裏還有廉恥？——尼古拉聳了一聳肩膀，開始和她解釋為什麼有搬進城去的必要。

母親聽着這種親切的言語，臉上浮出了蒼白的笑容。他的斷定雖則不很能夠理解，但是對於他的誠肯的信賴，自己都覺得奇異起來。

——假使伯夏曾經那樣說，——她講：——那麼

我也不客氣的……

他攔住了她。

——那是你可以不必擔憂的，我祇有一個人，偶然我的姊姊來走動一下。

——可是，儘要你養我，也是不行的。——她這樣想着，說了出來。

——假使你希望，那麼也有事情可以做的。——尼古拉說。

在她，所謂‘事情’的意義，已經和她兒子及恩特萊們所做的事業，有了不可分離的連繫。她走近一步，望着他的眼睛說：

——可以有事情？

——替我照料那小小的家計，……我是一個人。

……

——我所說的不是這樣的意思。不是家裏的事情。——靜靜地，她說。——我所說的是世上的事情。

好像，他的不能理解，對她有了一些什麼損害，她似乎很悲傷地嘆了口氣。尼古拉站起身來，近視眼上帶着笑容，思慮一般地說：

——世上的事？假使你希望，那麼你自己可以找事做的。……

立刻，在她心裏充滿了一種單純而明確的思想。——從前，她曾經幫助過她的兒子。今番，也一定可以幹吧。民衆更多的聽從她的兒子，那麼這種正義也一定能夠更加明白。她望着尼古拉的善良的容貌，等待着他說些愛惜伯惠爾，恩特萊和自身的說話。可是，尼古拉用他手指捻着鬍鬚，沉思地說：

——此後假使能夠遇見伯惠爾，那麼你可以問他那些需要報紙的農夫的地名。

——那是我知道的。——她很愉快地講。

——地方和人名我都知道，將東西給我吧，我可以給你們拿去。我可以和他們見面，依照你們的囑咐行事。我假使身上帶了禁書，那是誰也不會想到的。工場裏也曾拿進去過，那不是一次兩次，也不是偷偷地拿進去的。

她，立刻想要背了口袋，拿了拐杖，走到森林或者村莊裏面去了。

——給我事情做吧，請你。——她說，——爲着

你們，我什麼地方都去。不論什麼地方，不論怎樣的道路，我都可以辦到。你們可以放心。不論夏天，不論冬天，死也不要緊的。這是正義的巡禮，……有什麼不好呢？巡禮的生活是不壞的。雖則要巡歷各地，可是什麼東西都不帶，除出食物之外什麼也不要，那是不受任何人的欺負地可以走遍各地方的。……我決定這樣幹吧……走到伯夏和恩特萊的地方，走到他們此後要去的地方。……

她將自己和那站在農民小屋前面，爲着基督而請求布施的巡禮女子比較一下，覺得有點悲傷起來。

尼古拉慰藉一般的握住了母親的手，看了一眼時計，說：

——這事以後再商量吧，……應該仔細想一想的。

——你，——她喊着：——還要想什麼？我的孩子，我的最貴重的心肝，已經拋棄了他們的自由和生命了，……我是什麼呢？我不是母親嗎？

尼古拉的顏面變了蒼白，他用溫和的注意望着母親，低聲地說：

——我聽到這樣的話，還是第一次。……

——我能說什麼呢？——她似乎很悲傷地搖了搖頭，沒力地攤開了手，——假使我能夠說明做母親的心境，那是……

她被在她心裏生長的氣力鼓動，站起身來。那種烙印一般的憤怒的言語，使她頭腦混亂起來。

——誰都會哭的，……即使是歹人，即使是沒廉恥的人……

尼古拉也站起來，再看了一看時計。

——好，就是這樣決定吧。可以搬到我那兒去？

她默然的點了點頭。

——幾時搬？早一點好些。——他講。殷勤地附加着說：——當真，我儘是掛念着您。

母親吃驚般的注視着他，——這人和我有什麼關係？俯倒了頭，含羞般的帶着微笑，站在她的前面。駝背，近視，穿着普通黑色的衣服，一切，都像和他很不相稱。……

——您有錢用？——他俯着頭問：

——沒有。

他很快的從口袋裏拿出錢包，打開來交給了她。

——請，請你拿。

母親不自覺的帶着微笑，搖着頭說：

——一切都是新式呢，連金錢都沒有價值了。人家爲了錢，連性命都不管，你呢，好像什麼都不妨的。你正像拿了錢專爲佈施用的。……

尼古拉低聲的笑了。

——這真是不便而不愉快的東西！——所謂金錢，不論是給，或者是受，雙方都是不舒服的。

他握住了母親的手，再要求一遍。

——儘可能的早一點，好嗎？

於是，和平常一樣地悄悄的走了出去。

母親望着他的背影，獨自地想。

——這樣好的人，可是他不覺得可憐！

她自己不能理解，——這是單純的吃驚，或者是使她覺得不快？

## 二

他來訪問之後四天，母親準備了遷居的一切。當